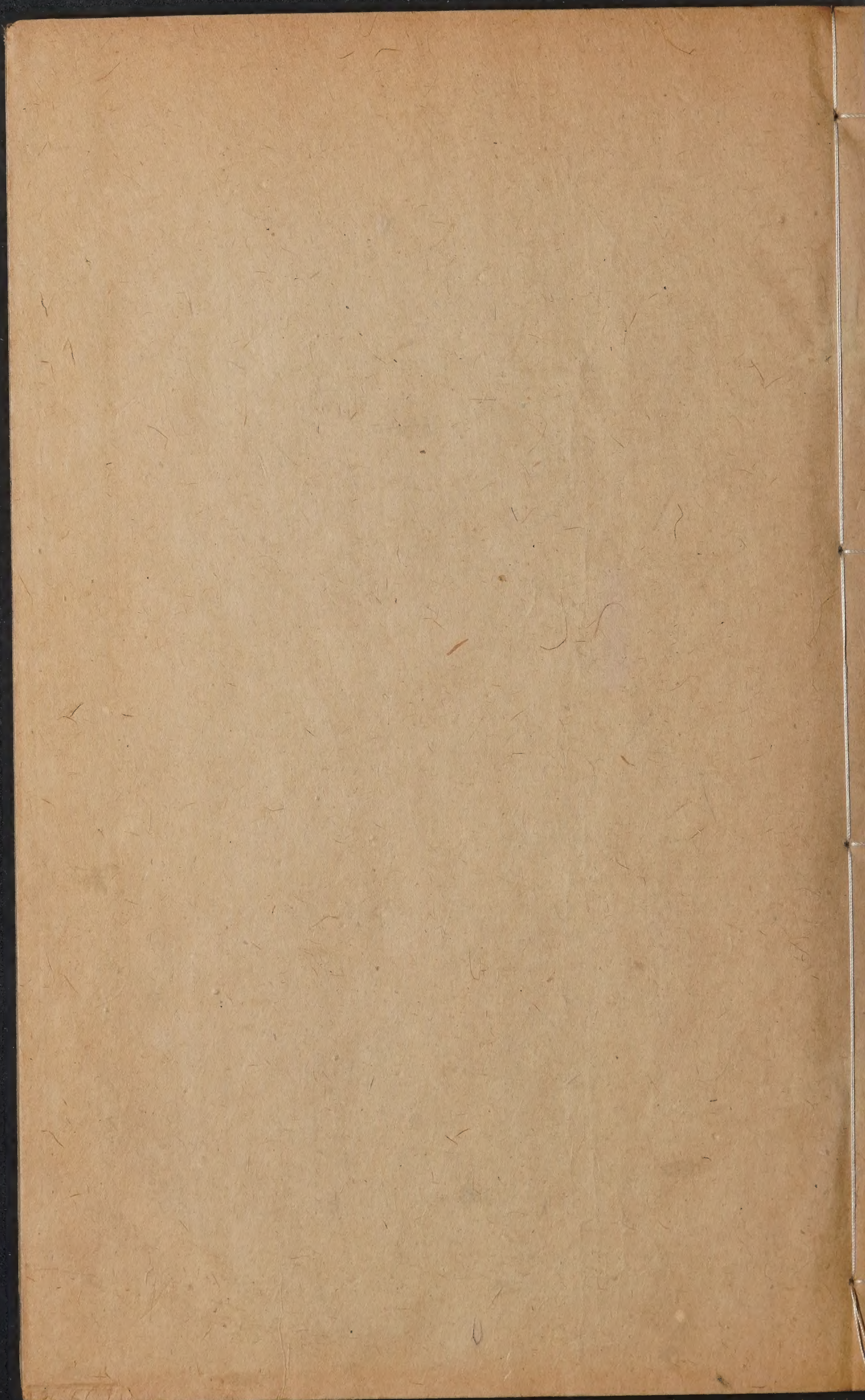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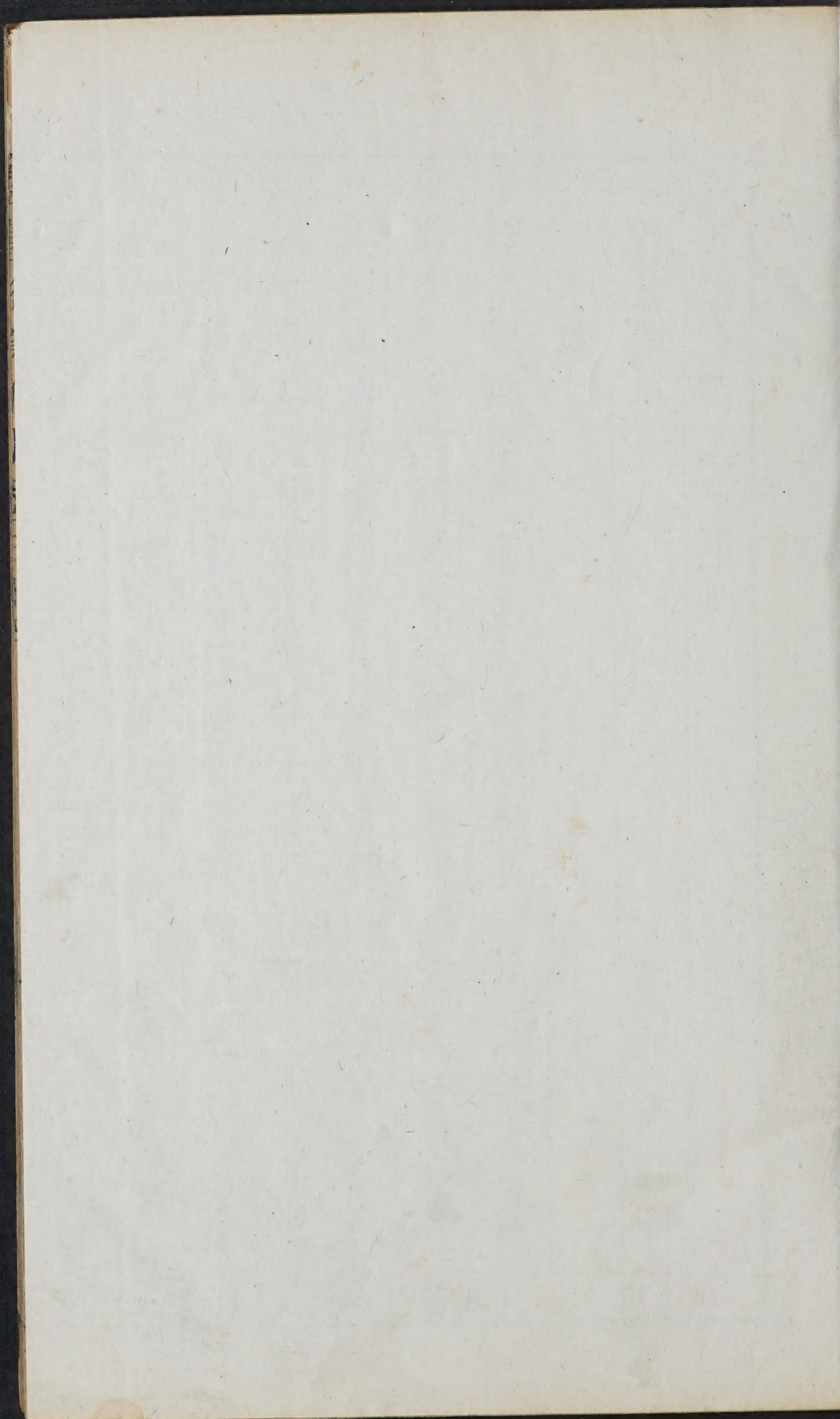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四

行業儒臣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也太宗登極召珪爲諫議大夫遷侍中時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宮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



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前聖而責珪等公等幸勿懲是也時珪與玄齡李清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晤試為朕言玄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資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己任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確論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帝女貴未

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於是
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
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少孤貧母李嘗曰見必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見之大
驚謂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後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
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鬩
吾兄弟奈何荅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
直及即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

安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逄

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黄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

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妙絕）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快活殺）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七年爲侍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

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代之奈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許以衡山公主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其敬憚之如此徵嘗

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
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
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
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
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祠徵墓復
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
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旣賣珠擧者豈得無罪徵曰
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
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
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

沒自不爲貧妻子責珠亦有何罪而欲旁責其舉者乎太
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
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
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旣
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祗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
也若卽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是虧損國家窮鞫若虛
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
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
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
人對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

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
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
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曰
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
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
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
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
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
言盎反朕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為千斤之弩不為鼷鼠
發機大國之師豈為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但懷

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陽晏然徼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李生曰此人用得雖謂之經世名臣亦可列在行業儒臣稍抑損之矣十漸十思奏也

宋璟 附 魏元忠 韓休

璟刑州人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武后高其才會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其事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而勑二張詣璟謝一日晏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第一人請坐上坐璟曰才劣品卑

卿謂第一何邪續有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以故刺不得發開元初進御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崤谷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由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敝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

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初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璟以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

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於上百
官附之毛仲嫁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巳備
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
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衆客
俱至未敢舉箸久之璟乃至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是選司注官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
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選滿則
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
滞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
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五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繼爲相二人志操雖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寛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魏元忠宋州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言命將用兵之要授秘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兵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屯于淮陰衆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夬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

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捨必擒之
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
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𨻳周興獄當死以一次
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搆將就二次
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二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忠顧
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有勑免死傳聲及於市諸囚歡叫
元忠獨堅坐曰未知實否既而勑使至宣詔流費州後復
爲中丞歲餘𨻳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乃詔復舊官三次
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
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狗忠使小人在

多事

側臣之罪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高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

側臣之罪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
忠所誅乃譖元忠與高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為久長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
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
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
求苟免若獲罪竄逐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
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濟源張
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
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
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

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
張說魏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
攝王、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
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
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
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
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幷繫治
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會朱敬則抗疏理之、蘇安恒亦
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自元忠下獄、
里巷恟恟、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

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廷易之等矣。后乃貶元忠
爲高要尉，而流戩、說於嶺表。元忠辭日，言於太后曰：臣老
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時易之、
昌宗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下殿
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晙復爲
奏請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復冒威怒，得無狼
狽乎。太僕崔貞愼等八人同日出餞元忠，易之詐爲告密
人柴明，稱貞愼等與元忠謀反。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
之，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
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審，安用告者。懷素遂據實聞奏。

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
謫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
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爲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
陛下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意乃解、貞慎等由是獲
免、中宗復位、召元忠爲衞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
又爲尚書右僕射、時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軫
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李
生曰、元忠至是、蓋傷於虎者、亦不復論救之矣、以救之無
益、而反與同禍也、時有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元忠、元
忠得書大慙、謀欲誅三思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起兵誅

三思引兵走闕下被殺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

韓休長安人裴光庭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時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不容而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

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許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爲社稷非爲朕也

楊綰　附韋貫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

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偉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

賀於朝、初元載秉政以仕進者多樂京師、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縮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俸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始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故威權外移、縮言若刺史不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及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稍盡復太平舊制、而縮痼疾作、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邇英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惟縮是恃、而縮不幸死矣、帝聞之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

邪何奪綰之速也綰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暑欲干以私聞其言自止始命下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爲當時第一卽命撤去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後只留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散音樂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宜其然矣

韋貫之杜陵人永貞時爲監察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換左拾遺復奏曰拾遺補闕同爲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也後貫之爲禮部侍郎從容爲帝言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

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帝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故也。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之謂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師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方克蔡，皆如貫之策。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

從狩奉天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會與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贄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唯陛下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李抱眞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累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與懷光革心遣陸贄詣

懷光營宣慰贄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若不別師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即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矣上從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方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奏言李晟見機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今因李晟願行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為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為犄角上曰卿所料極

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就東恐因此
生辭轉難調息耳時李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
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為洋利劍三州刺
史各將兵五六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未幾懷光遣人襲奪
李建徽楊惠元兵殺惠元行在震驚遂徙避梁駱谷道隘
供儲不豫從官乏食者數日早用晟言得至是乎道有獻
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
勲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
勲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
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

官與勳散爵號同彼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則忘軀命者得無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邪若草木然人何勸哉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贄復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

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爲蔡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由下位建台宰而

贄孤立爲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俄以喪解官客東都服除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改容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臺省長官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

講道學者不知

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擇

宰相以重於庶品選官長以愈於下寮及宰相獻言長吏
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
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初竇參惡李巽出爲
常州刺史及參貶巽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上大
怒欲殺參贄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
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竇參於臣素
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及班宏判
度支卒用裴延齡代之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
復上書苦諫帝不懌贄遂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薄
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

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贄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切或規其太過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謗不敢著書地苦瘴癘祗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此又太謹愼矣胡不遑他卹乎

裴垍

裴垍、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懵不及知、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垍乃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誡使勿言、嶺南節度楊于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于陵冗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屢

削叛族意必取之吐突承璀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步將王翊元奏事垍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垍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免興師之勞帝許之俄而承璀縛從史以獻因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橐民重困垍奏禁

之一以省佑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塤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塤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塤塤獨望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塤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呂易簡御史中丞年少柄用百度修舉號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塤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

甫踦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埴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埴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從之、後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左右憸人欲以此熒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雖開獎納尚恐不至又欲遣詞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士貞死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上以問絳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上曰今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不可之有絳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為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令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例付授其子對

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
開河北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
生狂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渙然離矣故臣等
當時亦勸陛下謀之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
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
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
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
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

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臣願舍恒冀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才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欵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飛報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據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
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
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
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
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
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
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
語不相應遽竄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

便身卒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矣絳以固
爭吐突承催不宜統師又以無功不宜受崇秩又數論宦
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
疏藁焚之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
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
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
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
紫親擇良笏與之帝遂欲相絳而承璀寵方盛陰有毀短
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七年春以
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承璀李吉甫

因擢爲京兆尹、絳惡其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
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
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
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
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
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
吉甫請興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
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
者、皆分兵以隷諸將、不使專在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
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

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愼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為留後興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矣上竟遣中使出如魏

博宣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

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郎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監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十年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受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

皆怒乃譟而入刼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

李昉

李昉深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張齊賢並相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為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

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絶之使歸恩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常薦王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

錢若水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少時見陳希夷希夷謂有仙骨意未決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久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鞫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

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具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敢決錄事詬若水詬曰若受富民金欲出其死邪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留心留旬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於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郎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也郎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以為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寇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

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儀
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
繼遷開狡兎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
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斷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
隙、奏轉運司乏軍輿、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
使盧之翰竇玭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庭中不去、久
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
爲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掾其一
幅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由知、鞫驗明白、然後加誅、

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
退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既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時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呂蒙正以布衣擢用為
相今退在班列想其寂寞眼穿常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
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寮資望崇
重亦不寂寞今巖穴高士不求聞達者至多惟若臣輩苟
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眞宗即位上章乞解機
務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從
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臣見周世宗初即位劉崇結
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

會斬世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大東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遁去自是兵威大振以至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今陛下神武豈讓世宗若將來安邊之術我太祖時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真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苟有邊功厚加賞賚而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未幾出知天雄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備党項

巳大發丁夫將輿役矣有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若水還言事上嘉納遂罷役上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正疑其筭部燮隘果至大用恐愈追之六年春因疾炙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瘵羸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

杜衍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甲科字世昌謚正獻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之

於朝。仁宗時，拜樞密使，務遏僥倖，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便是朔說與作州時心事不同矣）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真）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聖主千古一見）多於所封還也。」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擊夏，衍爭以爲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常父事衍，至是宣府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語詆衍，衍愈降。契丹亦卒不來。後契丹埒劉三嘏來歸，輔臣議欲留之，以詰契丹陰事。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

我矣乃還三緘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故爲相纔百二十日而罷出知兗州慶曆七年致仕寓南都第室卑陋享客多用瓦器客有面稱歎者衍即命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綈袍革帶而已或勸服君士服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嘗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其自幕府以至監司人尚不信某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浙生耶何以如是門人爲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于世而以此誨其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子始爲令夫良

二千石甚不易得若不相知何以行志張方平奉佛甚謹衍每對客嘲之一日病召醫醫讀楞嚴未終卷不即往衍怒之曰楞嚴何好而卿嗜之醫出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乃絶歎以爲奇因謁方平恨其巳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巳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巳得其詳矣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遷著作佐郎嘗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

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旣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於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且將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徙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使絡繹徙戍蜀詔趣（樞臣同木偶矣）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卭部川譯人始造

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所謂得一良守也）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此人亦通）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儻罪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

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
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頴
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
位、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
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
闋、知陳州、召為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
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
真、能、道、當、時、事
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
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
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

是朝廷始旰食矣眞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
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
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
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
時巳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
覲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獨曰
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
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
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除中太一宮使進
南院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幷及宋關伯微子

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富弼自亳移汝、見方平曰、人固難知、意指安石也、方平曰、某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院、自是未嘗與語也、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自眞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

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二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助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李生曰此

說得好然須參考之陳同甫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陜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是 是 但安石未是 是

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

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甆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資治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衞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沖，太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胡說甚啓爭端矣

遂罷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

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勑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為利而傷

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

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齎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這般引得壞了名

眞大臣

亦是

節爲不少矣光甞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顒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旣久亦入其說而光猶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巳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薨年六十八

李生曰善哉畢仲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㕥此謂桑弘

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旣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壁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地者日入商賈之肆特充貪墨之囊不知凡幾也所貴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學之教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皁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爲天子也夫漢文之恭儉固有道之令主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皆如漢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反不如千金之匹夫矣

人亦何憚而不爲匠、夫何羨而必爲天子也、邪固宜其不足以動安石之一顧、而遇神宗大有爲之願也、明道所謂當兩分其過者、誠然哉、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

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人之所謂賢者、今皆以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事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月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先時制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

進精熟者轉上第以故科舉益敝公著乃令禁主司出題不得用老莊經義參用古今諸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薨年七十二謚正獻公著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旣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公弼

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者也

呂大防

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英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休寧縣哲宗即位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待遇之禮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絶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大防言夏人無能爲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

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昔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呂公著告老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勑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防朴厚惷直不植黨與范純仁並位凡八年宣仁后崩爲山陵使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隳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

爲誣詆徙安州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自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可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年七十一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過市不左右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

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
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見而愛之館於府舍及還
朝載以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
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
部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得眞上列吳育歐陽修皆然鎮
獨不調新安主簿爲東監直講宰相龎籍言鎮有異材超
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又言周
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

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
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
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簿不明事
鎭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濶略不言宰相
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鎭言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
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
識者韙之時帝未有繼嗣嘉祐初帝暴得疾鎭拜疏請拔
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累上章
亦不報執政論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乎鎭凡見上

面陳者三，鎭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
二年。鎭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
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遂知制誥。鎭雖解言職，無歲
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
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祫享，獻
賦以諷。英宗立，遷翰林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
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
苗，鎭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
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時韓琦
極論新法之害，李常亦乞罷青苗錢，有詔分析，鎭皆封還。

詔五下鎮執如初及鎮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又以文仲前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於是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疏五上不報又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鎭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鎭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父之徙居許哲宗立用韓維薦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從孫祖禹勸止之鎭遂固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公鎭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薨年八十一鎭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鎭傳服其

勇決鎮復銘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頼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辞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范祖禹

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壻嫌辞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賑之諫官謂

訴災不實乞加考驗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間虛傳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先后有大功於社稷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恐群小怨恨必將以攻先帝

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退之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巳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

祖禹又言先后以大公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

章累上不報因請對曰熈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俞充种諤興西事兵民死傷皆不

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鹽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蜀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心嗟怨比屋愁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修改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希圖復用矣騁紹述之論已與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乳媼事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賔化州卒年五十八祖禹在邇英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乃退蘇軾稱爲講官

正要用之則自同心矣此数

第一進唐鑑十二卷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四　終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五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章惇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今陛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册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

召還復爲右正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爲諫官畫監京城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旣而畫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畫迎諸塗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

矣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

○干○載○通○患

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己曾鞏見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常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罷之久乃召爲祕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傅堯俞欲識

其面以問秦覯覯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答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覯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敎必至自齋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冒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預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之家師道却

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死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時傅等僞詔以承宣使張俊爲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蠟書約以兵來會而命俊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

抗聲問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傳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欲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高人）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狥梟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為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決策治兵欲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曲

端屢挫虜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入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而檄召熈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彦進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子羽吳玠郭浩亦

力言未可浚皆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巳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虜婁室曰聞曲將軍巳得罪必紿我也遂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

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宜
司但當帑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
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
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
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故憾端聞浚將
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何也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
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
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
隨提點夔路刑獄乃命獄吏縶維端以紙糊其口熁之以
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

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在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為不可謂浚曰瓊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

也浚（三次）不以爲然及德視事歛場瓊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𣑽錦被遮蓋德素獷勇竟不出一語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亦（四次）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盱眙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酈瓊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速瓊等叛爾會祉復密奏罷瓊兵柄瓊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死乃

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
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
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
都督建康鎭江等處軍馬、浚旣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
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讚其謀、左僕
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
能驚動兩淮荊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
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奧收無用之空城、寇去
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旣而主管殿前司
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

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乎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視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表請帝即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

五次

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

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
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
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
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
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
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祜也明公能先立規模
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黙然明
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
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
謂上曰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

知紹典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巳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謚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藉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慇懃栻皆不答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旦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卒黥卒伉健者

何也

以爲用、攺知江陵府、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淮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栻命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眞欺我矣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熙二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不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

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荅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苗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鵞湖、四年、到任典國、地瀕大江、民寒嗇、九齡端集䕶勸緩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丁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州零

陵丞時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相繼爲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爲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闕帝親擢爲侍讀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

里故學者稱爲誠齋先生

趙汝愚 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

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謬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須洞太尉知否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矍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逡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
巳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
好爲之禮報侂胄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叅政陳騤
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
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即位汝
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即喪次召還
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
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
使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徐誼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
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

宜與之朱熹白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侂冑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又每以此爲言一日熹講畢因奏疏極詆侂冑姦邪疏入據出內批除熹宮觀趙彥逾亦以功大冀汝愚引與同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侂冑合謀盡疏當時有名人士皆指爲汝愚之黨而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汝愚遂罷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爲言皆劾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闕請留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

乃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於是汪義端行辭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廸功節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恬然就道至衡州爲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聞而寃之侂胄誅始盡復元官賜謚忠定

韓侂胄琦曾孫也侂胄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浸見親幸得時時乘間竊威福朱熹入侍講白奏其姦侂胄怒熹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上前雲州劉弢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弢曰惟有用臺

汝愚之禍分明大半是朱先生

諫爾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爲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代吳獵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矣然侂胄欲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又謀之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侂胄始拜節度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爲右丞相淮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即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淮同里且婣有親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

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
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怨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
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
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
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
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
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
道學之禁淮既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幸
臣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論之帝曰

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先是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栗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爲浮誕宗主今乘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及韓侂冑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盡目之爲僞學云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說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

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
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
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
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
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欲漸更
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侂
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稱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寖解三年侂胄拜太師侂胄
既據勢專權遂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恢復之議興矣
朝廷後不得已斬侂胄函其首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弱

當路者畏儒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誚曰蔵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自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權震寓内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報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嘷共爲傳笑焉然侂胄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胄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胄則侂胄巳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爲重一毫巳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

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摶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胄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於其間哉

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胄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胄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聾目盡瞎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必以我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

相爲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旣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卽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爲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綱目激哀哀號痛恨不在甘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

心誠意之學直爲内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爲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巳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巳急盍分

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為樞密使、至則以為右相、而自為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詔即行之、而竟為衆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

眞德秀

眞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嘉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即位召爲中書

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給事中王塈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卒、上親政、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

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宦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湏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塡塞聚視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旣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眞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爲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爲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

大耗杜範攻淸之誤國謂其貪黷尤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者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悞代爲庸醫受責然既有一藥之悞矣藥其可以悞下乎況垂命之人哉宋至是蓋奄奄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大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已未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

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
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嫡孫
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
可知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
天下世祖然之乃即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
而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
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闊闊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云
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諭密里乞台等各以兵來援又與
蒙古軍奧魯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又約太平霍魯海同
日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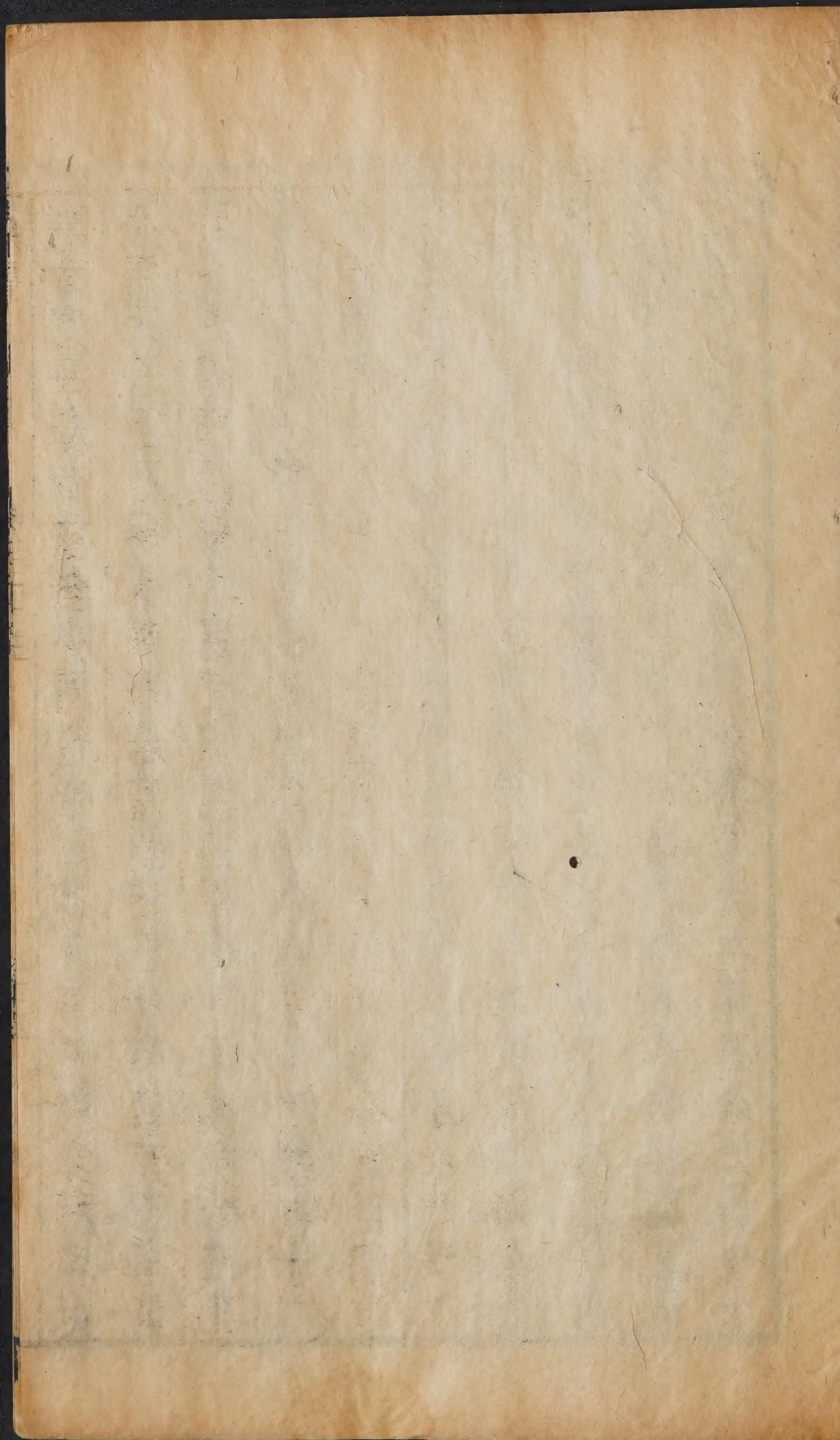
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時關中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而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世祖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奧魯官將舉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囚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寛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隷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鄰與會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藍荅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兒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荅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風揚
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
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
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
曰、希憲眞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誅其黨而釋之、
希憲奏四川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勑軍吏、禁止俘掠、違
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
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
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
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還京、進中書平章政

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鎭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鎭、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



兆以樞爲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讒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荅兒行省事于京兆鉤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眞

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
外楊氏爲集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
始就外傅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
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内
廷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即位除
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
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
言 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 至
立定十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

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

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巳知集名即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常闢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

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今爲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可以出涕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二卮明善不高人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眞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

初。

